

“读·品·悟”·中学生分级阅读系列·

新课标 人文读本

聆听青春的风铃 初中第2卷

人与自我

人的一生到底要走什么样的路才叫有意义？在成长过程中，我们常常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理想与现实的差距、友情与亲情的冲突、挫折与失败……只有正确认识自己，才能更好地面对生活，从而更好地评价和经营自己。

与圣贤擦肩而过，与智者为伍也是人生的一大幸事。青少年时期是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期，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将影响人的一生。

读 经 典 作 品



与 大 师 对 话

丛书主编：刘伟厚

本书主编：高 峰



花山文艺出版社



“读·品·悟”中学生分级阅读系列◆人与自我

聆听青春的风铃

(初中第2卷)

◎丛书主编：刘伟厚

◎本书主编：高峰



花山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聆听青春的风铃·初中·第2卷 / 刘伟厚主编. - 石家庄: 花山文艺出版社, 2005

(“读·品·悟”中学生分级阅读系列·人与自我)

ISBN 7-80673-614-X

I. 聆... II. 刘... III. 语文课—初中—课外读物

IV.G634.3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13397 号

丛书名:“读·品·悟”中学生分级阅读系列

书 名:聆听青春的风铃(初中第2卷,人与自我)

丛书主编:刘伟厚

本书主编:高峰

策 划:张采鑫

责任编辑:李伟

特约编辑:高长梅

美术编辑:齐慧

装帧设计:红十月工作室

责任校对:童舟

出版发行:花山文艺出版社(邮政编码:050071)

(河北省石家庄市和平西路新文里 8 号)

网 址: <http://www.hspul.com>

E-mail: hswycbs@heinfo.net

销售热线: 0311-7056031 5915084 5915087

邮购热线: 0311-5915261

传 真: 0311-7815440

印 刷: 北京市德美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87×960 1/16

字 数: 180 千字

印 张: 11

版 次: 2005 年 4 月第 1 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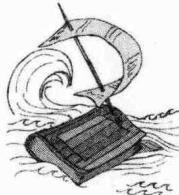
200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673-614-X/G·172

定 价: 14.5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导 读



青春的风铃已经响起，叮叮的声响里，有活力，有诱惑。抬头仰望天空，一片蔚蓝，只有几朵闲云在天空漂浮。迈出了无忧的童年的世界，起跑线上的，将是一个全新的自我。面对着镜子里面的人，你不妨问问：他（她）是谁？俗话说：一个人最大的敌人莫过于自己。要战胜这个最大的敌人，首先要认识自我，了解自我。但是，究竟有多少人曾经想过：你对自己到底了解有几分呢？

尼采曾说：“聪明的人只要能认识自己，便什么也不会失去。”我们每个人的潜能都是无穷无尽，然而能发挥多少，全看我们如何认识自我，战胜自我。

要克服人类最大的弱点——自贬，不要想“我的能力恐怕不足”。不要只认识你消极的一面，要全面地认识自己，绝不要看轻自己，要用积极的话对别人陈述你的计划。要相信自己比想像中的要好。要清楚自己的优点，必须重视自己，塑造自己对自己的好印象。信心的来源是发现你真正的优点，对不愉快的事情，要发现他的积极的一面，要相信天生我材必有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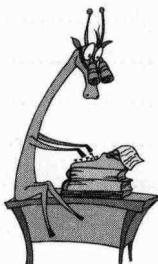
“不是你的，就别再勉强。”你就是你，不要好高骛远，攀龙附凤；不要卑微畏缩，颓萎不振；更不要随波逐流，同流合污。说话，应不同凡响；做事，应张扬个性。进取的精神我们不能少。我们不能因盲目地追求而失去了自我。

人常常在人生道路上忙碌奔波中忘却了自己，不能跳出自我，多角度地去感受自己、观察自己。我们就“以人为镜”，从比较中认识自己，从别人的评价中可以核准自己。

为了把握住自己，为了将来回忆往事不留下更多的遗憾，应尽早认识自己，正确评价自我。

当我们的长长的秀发倾泻下来时，应毫无拖沓之感。晶莹的双眸中流淌的应是山涧里的一泓清泉。

目 录



聆听青春的风铃(人与自我)

第一单元 童趣二三事

- | | |
|-----------|---------|
| 梦痕 | 丰子恺(3) |
| 童年,说不完的故事 | 刘绍棠(6) |
| 黄金的儿童时代 | 谢冰莹(11) |
| 童年游戏 | 陈村(13) |
| 我爱北京天安门 | 华夏(16) |

第二单元 品味校园生活

- | | |
|------------|----------|
| 我还感觉得到他的手温 | 钱理群(23) |
| 永远的校园 | 谢冕(25) |
| 初入学堂 | 苏童(28) |
| 我的一位国文老师 | 梁实秋(31) |
| 上学的第一天 | 霍普特曼(34) |

第三单元 成长的季节

- | | |
|-------|-----------|
| 铃兰花 | 普·沃胡翁(39) |
| 晶莹的泪珠 | 陈忠实(42) |
| 草戒指 | 铁凝(17) |
| 生命的节日 | 李栋梁(49) |
| 凌晨 | 鲁波(53) |

第四单元 托物寄志

- | | |
|----------|-----------------|
| 虚荣的紫罗兰 | 纪伯伦(59) |
| 丑石 | 贾平凹(62) |
| 秃的梧桐 | 苏雪林(63) |
| 两片树叶的故事 | 艾萨克·巴什维斯·辛格(65) |
| 黄州新建小竹楼记 | 王禹偁(67) |

第五单元 心灵的秘密

- | | |
|---------|---------|
| 童年的谜 | 朱唔之(73) |
| 童年旧事 | 梅洁(75) |
| 青花小匙 | 鲁羊(80) |
| 致我童年的峡谷 | 郭小东(85) |
| 绿色的梦 | 史铁生(87) |

第六单元 自强与执著

- | | |
|------------|----------|
| 长江三峡：中国的诗史 | 卢跃刚(95) |
| 大师的弱点 | 王英琦(100) |
| 思想者的第三种造型 | 卞毓方(104) |
| 米隆老爹 | 莫泊桑(108) |
| 把栏杆拍遍 | 梁衡(113) |

第七单元 哲理的思考

- | | |
|---------|------------|
| 窗 | 钱钟书(119) |
| 门 | 莫雷(121) |
| 等待 | 罗兰·巴特(123) |
| 榕树 | 泰戈尔(125) |
| 我不要你为我好 | 凡·是(126) |

第八单元 寓言的力量

- | | |
|------------|------------|
| 老母鸡和小公鸡的故事 | 陈忠实(133) |
| 蝴蝶传 | 柳宗元(135) |
| 麻雀请宴 | 石成金(135) |
| 猫号 | 《应谐录》(136)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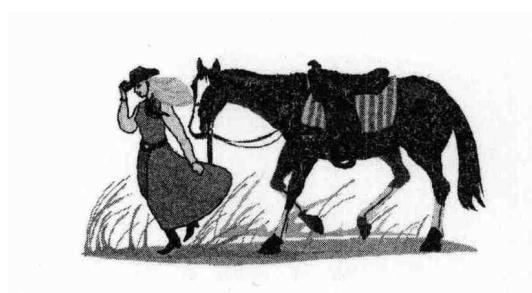
《伊索寓言》五则 伊 索(136)

第九单元 人生况味

- | | |
|-------|----------|
| 下棋 | 梁实秋(143) |
| 秋天的况味 | 林语堂(145) |
| 喝茶 | 周作人(146) |
| 故乡的野菜 | 汪曾祺(148) |
| 沙田山居 | 余光中(151) |

第十单元 离愁别绪

- | | |
|---------|----------|
| 蕙的风 | 汪静之(157) |
| 教我如何不想她 | 刘半农(158) |
| 乡愁四韵 | 余光中(159) |
| 一片槐树叶 | 纪弦(160) |
| 梦乡 | 高 苑(161) |
| 玉蝴蝶 | 柳永(162) |
| 长相思 | 晏几道(162) |
| 梦江南 | 温庭筠(162) |
| 一剪梅 | 李清照(163) |
| 鹊桥仙 | 秦观(163) |



童 / 趣 / 二 / 三 / 事

丰子恺

梦痕

刘绍棠

童年，说不完的故事

谢冰莹

黄金的儿童时代

陈村

童年游戏

华夏

我爱北京天安门





童年，保留着我们内心中最美好的回忆，童年的纯真与幼稚，对我们不是酸涩，而是一种羞涩的甜美。

记得有一首歌谣唱道：“小小少年，很少烦恼，眼望四周阳光照。小小少年，很少烦恼，但愿永远这样好。一年一年时间飞跑，小小少年在长高……小小少年，很少烦恼，无忧无虑乐陶陶……一年一年时间飞跑，小小少年在长高。”童年也是一个没有烦恼的季节，也是不识愁滋味的季节。

童年时期，和小朋友们一起玩捉迷藏，成功的抑或是被捉住后的笑声仍然回荡在耳畔。此外，诸如打扑克、弹玻璃球、打弹弓等名目，都是我们留在童年时代的趣事，至今想来，依然会别有一番趣味在心头。

回想童年的趣事，会让你忍俊不禁。

回想童年稚语，会令我们回味无穷。

回首童年，捡拾往事的珠贝，体味童真的智慧……

梦痕^①

◇ 丰子恺

我的左额上有一条同眉毛一般长短的疤。这是我儿时游戏中在门槛上跌破了头颅而结成的。相面先生说这是破相，这是缺陷。但我自己美其名曰“梦痕”。因为这是我的梦一般的儿童时代所遗留下来的唯一的痕迹。由这痕迹可以探寻我的儿童时代的美丽的梦。

我四五岁时，有一天，我家为了“打送”（吾乡风俗，亲戚家的孩子第一次上门来做客，辞去时，主人家必做几盘包子送他，名曰“打送”）某家的小客人，母亲、姑母、婶母和诸姐们都在做米粉包子。厅屋的中间放一只大匾，匾的中央放一只大盘，盘内盛着一大堆黏土一般的米粉和一大碗做馅用的甜甜的豆沙。母亲和大家围坐在大匾的四周。各人卷起衣袖，向盘内摘取一块米粉来，捏做一只碗的形状，夹取一筷豆沙来藏在这碗内，然后把碗口收拢来，做成一个圆子。再用手法把圆子捏成三角形，扭出三条绞丝花纹的脊梁来；最后在脊梁凑合的中心点上打一个红色的“寿”字印子，包子便做成。一圈一圈地陈列在大匾内，样子很是好看。大家一边做，一边兴高采烈地说笑。有时说谁的做得太小，谁的做得太大；有时盛称姑母的做得太玲珑，有时笑指母亲的做得像个塌饼。笑语之声，充满一堂。这是一年中难得的全家欢笑的日子。而在我，做孩子们的，在这种日子更有无上的欢乐，在准备做包子时，我得先吃一碗甜甜的豆沙。做的时候，我只要吵闹一下子，母亲们会另做一只小包子来给我当场就吃。新鲜的米粉和新鲜的豆沙，热热地做出来就吃，味道是好不过的。我往往吃一只不够，再吵闹一下子就有得吃第二只。倘然吃第二只还不够，我可嚷着要替她们打寿字印子。这印子是不容易打的：蘸的水太多了，打出来一塌糊涂，看不出寿字；蘸的水太少了，打出来又不清楚，况且位置要摆得正，歪了就难看；打坏了又不能揩抹涂改。所以我嚷着要打印子，是母亲们最怕的事。她们便会和我商量，把做圆子收口时摘下来的一小粒米粉给我，叫我“自己做来自己吃”。这正是我所盼望的目的！开了这个例之后，各人做圆子收口时摘下来

^① 选自《丰子恺作品精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丰子恺（1898~1975），浙江桐乡人，曾任上海画院院长，一生出版著作180部。作品有《缘缘堂随笔》等。

的米粉，就都得照例归我所有。再不够时还得要求向大盘中扭一把米粉来，自由捏造各种黏土手工：捏一个人，团拢了，改捏一个狗，再团拢了，再改捏一支水烟管……捏到手上的龌龊都混入其中，而雪白的米粉变成了灰色的时候，我再向她们要一朵豆沙来，裹成各种三不像的东西，吃下肚子里去。这一天因为我吵得特别厉害些，姑母做了两只小巧玲珑的包子给我吃，母亲又外加摘一团米粉给我玩。为求自由，我不在那场上吃弄，拿了到店堂里和五哥哥一同玩弄。五哥哥者，后来我知道是我们店里的学徒，但在当时我只知道他是我儿时的最亲爱的伴侣。他的年纪比我长，智力比我高，胆量比我大，他常做出种种我所意想不到的玩意儿来，使得我惊奇。这一天我把包子和米粉拿出去同他共玩，他就寻出几个印泥菩萨的小型的红泥印子来，教我印米粉菩萨。

后来我们争执起来，他拿了他的米粉菩萨逃。我就拿了我的米粉菩萨追。追到排门旁边，我跌了一跤，额骨磕在排门槛上，磕了眼睛大小的一个洞，便昏迷不醒。等到知觉的时候，我已被抱在母亲手里，外科郎中蔡德本先生，正在用布条向我的头上重重叠叠地包裹。

自从我跌伤以后，五哥哥每天乘店里空闲的时候到楼上来省问我。来时必然偷偷地从衣袖里摸出些我所爱玩的东西来——例如关在自来火匣子里的几只叩头虫，洋皮纸人头，老菱壳做成的小脚，顺治铜钿^①磨成的小刀等——送给我玩，直到我额上结成这个疤。

讲起我额上的疤的来由，我的回想中印象最清楚的人物，莫如五哥哥。而五哥哥的种种可惊可喜的行状，与我的儿童时代的欢乐，也便跟了这回想而历历地浮出到眼前来。

他的行为的顽皮，我现在想起了还觉吃惊。但这种行为对于当时的我，有莫大的吸引力。使我时时刻刻追随他，自愿地做他的从者。他用手捉住一条大蜈蚣，摘去了它的有毒的钩爪，而藏在衣袖里，走到各处，随时拿出来吓人。我跟了他走，欣赏他的把戏。他有时偷偷地把这条蜈蚣放在别人的瓜皮帽子上，让它沿着那人的额骨爬下去，吓得那人直跳起来。有时怀着这条蜈蚣去登坑，等候邻席的登坑者正在拉粪的时候，把蜈蚣弄在他的裤子上，使得那人扭着裤子乱跳，累了满身的粪。又有时当众人面前他偷把这条蜈蚣放在自己的额上，假装被咬的样子而号啕大哭起来，使得满座的人惊慌失措，七手八脚地为他营救。正在危急存亡的时候，他伸起手来收拾了这条蜈蚣，忽然破涕为笑，一缕烟逃走了。后来这套戏法渐渐做穿，有的人警告他说，若是再拿出蜈蚣来，要打头颈拳^②了。于是他换出别种花头来；他

① 顺治铜钿：清朝顺治年间铸造的圆形方孔铜币。 ② 打头颈拳：打耳光。作者家乡话。

躲在门口，等候警告打头颈拳的人将走出门，突然大叫一声，倒身在门槛边的地上，乱滚乱撞，哭着嚷着，说是踩踏了一条臂膀粗的大蛇，但蛇已经钻进榻底下去了。走出门来的人被他这一吓，实在魂飞魄散，但见他的受难比他更深，也无可奈何他，只怪自己的运气不好。他看见一群人蹲在岸边钓鱼，便参加过去，和蹲着的人闲谈。同时偷偷地把其中相接近的两人的辫子梢头结住了，自己就走开，躲到远处去作壁上观。被结住的两人中若有一人起身欲去，滑稽剧就演出来给他看了。诸如此类的恶戏，不胜枚举。

现在回想他这种玩要，实在近于为虐的戏谑。但当时他热心地创作，而热心地欣赏的孩子，也不止我一个。世间的严正的教育者，请稍稍原谅他的顽皮！我们的儿时，在私塾里偷偷地玩了一个折纸手工，是要遭先生用钢笔套管在额骨上猛钉几下，外加在至圣先师孔子之神位面前跪一炷香的！

况且我们的五哥哥也曾用他的智力和技术来发明种种富有趣味的玩意儿，我现在想起了还可以神往。暮春的时候，他领我到田野去偷新蚕豆。把嫩的生吃了，而用老的来做“蚕豆水龙”。其做法，用煤头纸把老蚕豆荚熏得半熟，剪去其下端，用手一捏，荚里的两粒豆就从下端滑出，再将荚的顶端稍稍剪去一点，使成一个小孔。然后把豆荚放在水里，待它装满了水，以一手指捏住其下端而取出来，再以另一手指用力压榨豆荚，一条细长的水带便从豆荚的顶端的小孔内射出。制法精巧的，射水可达一二丈之远。他又教我“豆梗笛”的做法：摘取豌豆的嫩梗长约寸许，以一端塞入口中轻轻咀嚼，吹时便发噏噏之音。再摘取蚕豆梗的下段，长约四五寸，用指爪在梗上均匀地开几个洞，做成笛的样子。然后把豌豆梗插入这笛的一端，用两手的指随意启闭各洞而吹奏起来，其音宛如无腔之短笛。他又教我用洋蜡烛的油做种种的浇造和塑造。用芋艿或番薯刻种种的印版，大类现今的木版画。诸如此类的玩意，亦复不胜枚举。

现在我对这些儿时的乐事久已缘远了。但在说起我额上的疤的来由时，还能热烈地回忆神情活跃的五哥哥和这种兴致蓬勃的玩意儿。谁言我左额上的疤痕是缺陷？这是我的儿时欢乐的左证，我的黄金时代的遗迹。过去的事，一切都同梦幻一般地消灭，没有痕迹留存了。只有这个疤，好像是“脊杖二十，刺配军州”时打在脸上的金印，永久地明显地录着过去的事，一说起就可使我历历地回忆前尘。仿佛我是在儿童世界的本贯地方犯了罪，被刺配到这成人社会的“远恶军州”来的。这无期的流刑虽然使我永无还乡之望，但凭这脸上的金印，还可回溯往昔，追寻故乡的美丽的梦啊！

童年，说不完的故事^①

◇刘绍棠

北运河从通州城北下来，九曲十环二十八道弯儿，一头撞在几大堆翠柳白沙高冈上，拐了个弓背，搂住一大片河滩。河滩方圆十几里，河汊子七出八进，一道青藤百条绿蔓儿，沿河大大小小的村落，就像满天星的旱花西瓜。其中一个只有几十户人家的小村，便是我的生身之地。

一直到我9岁，我没有离开这块狭天窄地一步。北运河的水土和民间文化，哺育我的身心，陶冶我的性情。

我落生的时候是个假死，北运河农村叫革命生，一个时辰（两个小时）不会哭，是收生婆赵大奶奶把我救活。赵大奶奶曾是义和团青灯照大师姐，给我接生时已经八十出头。她那泥土色的面庞上，刻下深深的饱经风霜的皱纹。夏天喜欢坐在她家柴门外的大槐树阴下，看我手拿着柳枝儿追逐蜻蜓，从她面前跑过去，便叫着我的奶名把我喝住，拢到她的身旁，给我讲义和团打八国联军洋鬼子的故事。

4岁那年，三伏天歇晌，我趁母亲睡熟，蹑手蹑脚溜出屋，从篱笆根下扒个窟窿钻出小院，直奔村南池塘岸上的柳棵子地，天热得像下火，鸟儿好像怕烤焦了翅膀，躲到柳棵子深处，闭上眼睛张着嘴儿，伸出舌头喘气。

我想乘虚而入，捕捉一只黑头、白脖、红颜儿、花翅膀的山雀。可是，鸟儿睡觉有打更的，我刚钻进柳棵子地，打更的一声叫唤，惊醒睡觉的鸟儿，扑噜噜飞上了天。

我捉不着天上飞的，又想抓水里鬼的。一池碧水，片片青萍，一缕缕的绿藻缠绕在狗尾巴花的半腰上，鼓眼珠子的凤尾小鱼，在青萍绿藻间穿来穿去，钻上钻下。我当时还不会凫水，只敢下到水边。但是鱼儿比鸟儿还难捉，我瞪圆了眼睛盯住一尾，刚要伸手抓去，小鱼一甩尾巴跑了，在水中忽前忽后，忽左忽右。

惹得我恼火，更逗起我的兴致，昏了头红了眼，向前猛跨一步，一脚踏空，镜子面似的碧水一口把我吞了过去。我吓得大喊大叫，喊一声喝一口水，后来就失去了

① 选自《童年：爸妈盼我长大》，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刘绍棠（1936—1997），北京通州人，小说家。著有《刘绍棠文集·大运河乡土文学体系》共10卷。

知觉。等我醒来，却躺在柳阴下的一片白沙上，是一位姓刘的老叔把我从没顶之灾中救了出来，抱上岸提起双腿，空净了肚子里的黄汤绿水，死里逃生。

我童年时顽皮淘气，历尽三灾八难而得以不死，能够长大成人，还多亏另外几位救命恩人。

我5岁那年春季，北运河流域闹土匪。一天半夜三更，土匪进村绑票，全家逃散，把我扔在炕上，是一位名叫大脚李二的大伯爬墙上房，下到院里，走进屋来，把我掩抱在怀中，带我脱离险境。6岁那年完秋，我跟伙伴们在收割后的田野上追兔子，不小心被枯藤绊倒，尖利如刺刀的茬子扎伤了我的喉咙，是一位姓赵的老爷子给我急救，觅来一个偏方配药，妙手回春，使我的伤口愈合活了命。

后来，季聋爷说评书吸引了我，我就不再疯玩野跑了。

季聋爷在河边种瓜。他脑瓜顶上盘曲着一条枯藤似的小辫子，耳朵聋得连雷声都听不见。两只肩膀一副挑筐，在河边浅滩上垫出二亩瓜田，每年都种西瓜、甜瓜、香瓜、面瓜，搭一座窝棚看瓜。我跟他的孙子良子是好朋友，每天中午良子挎着柳篮给爷爷送饭，我就跟良子搭伴到瓜田去。季聋爷喜欢说书，会说《三国演义》和《杨家将》，但是没有人肯听，连良子一听爷爷开口：“话说……”也捂着耳朵逃走。然而，我却听得出神入迷。季聋爷把我引为知音，越发大卖力气，说到兴奋处，抓起看瓜的红缨柳叶枪，挥舞着高声呐喊：“呔！来将通名，赵子龙枪下不死无名之鬼！”

评书老有“扣子”，欲知后事如何？总不给立刻分解。我心如油煎，非常难受；不久我上了学，识得不多几个字，便到庙会上买书来看。

于是，我从玩中学到学中玩了。

1942年正月新春，我不满6周岁，到邻村小学读书。

这个小学坐落在关帝庙的后殿，只有一位老师，教4个年级，4个年级4个班，4个班只有40人。

老师姓田，私塾出身，后来到县立简易师范速成班受训3个月，17岁就开始了小学教师生涯。田老师执教40年，桃李满门，弟子不下三千，现今年已八旬，退休归里十几年了。

田老师很有口才，文笔也好。

开学头一天，我们叩拜大成至圣先师孔夫子的木主之后，便排队进入教室。每个一年级小学生，配备一位三年级的学兄带笔。田老师先给二年级和四年级学生上课，就命令三年级的学兄把握着一年级学弟的小手，描红摹纸。

红摹纸上，一首小诗：

聆听青春

读品悟分级阅读系列

一去二三里，
烟村四五家，
亭台六七座，
八九十枝花。

田老师先把这首诗念一遍，串讲一遍，然后，以这四句诗为起承转合，编出一段故事，娓娓动听地讲起来。

我还记得，故事的大意是：

一个小孩儿，牵着妈妈的衣襟儿，去住姥姥家，一口气走出二三里，眼前要路过一个小村子，只有四五户人家，正在做午饭，家家冒炊烟；娘儿俩走累了，看见路边有六七座亭子，就走过去歇脚。亭子外边，花开得茂盛，小孩越看越喜爱，伸出指头点数儿，嘴里念叨着：“……八枝，九枝，十枝。”他想折下一枝来，戴在耳丫上，把自己打扮得像个迎春小喜神儿；他刚要动手，妈妈喝住他，说：“你折一枝，他折一枝，后边歇脚的人就不能看景了。”小孩儿听了妈妈的话，就缩回了手。后来，这八、九、十枝花，越开越多，数也数不过来了，此地就变成了一座大花园……

这个故事，有思想，有人物，有形象，有情趣。

我听得入了迷，恍如身临其境，田老师戛然而止，我却仍在发呆，直到三年级的大学兄捅了我一下，我才惊醒。

那时候的语文叫国文，田老师每讲一课，都要编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一、二、三、四年级的课文，都是如此。我在田老师门下受业4年，听到上千个故事，有如春雨点点入地。

从事文学创作，需要发达的形象思维，丰富的想像力，在这方面，田老师培育了我，给我开了窍。

如今，我每逢回家乡去，在村边、河畔、堤坂，遇到老人拄杖散步，仍然像50年前的一年级小学生那样，恭恭敬敬地向他行礼。

谈起往事，我深深感念田老师在我那幼小的心田上，播下文学的种子，老人摇摇头，说：“这不过是无心插柳柳成荫。”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插柳之恩，我怎能忘。

我十岁到通州城内念高小，级任戴鸿珍老师是通州女子师范毕业生，回民。戴老师擅长算术教学，国文课却不如算术课教得好，她在思想上也是重算术而轻国文的。

第一堂作文课，戴老师命题。出了一个什么题目，我现在已经想不起来了。反正是引不起我的兴趣，于是，我便不作。别的同学都已经动笔，我却不打开墨盒，也不展开作文本，只是坐在椅子上失神发呆。

“刘绍棠，你怎么不作呀？”戴老师问我。

“不会作！”我歪着头回答。

“别人都能作，你怎么就不能作呢？”

“我觉得这个题目没意思。”

戴老师火了：“什么题目才算有意思？”

“我自己给自己出的题目。”

“依你，写！”

“我在课堂上写不完。”

“你想到堂下抄别人的吧？”

“您发现我抄别人的，打我的手板。”

“好！”戴老师忿忿地同意了，“我看你写得怎么样再说。”

我在课堂上构思，晚自习便写起来，题目叫《西海子游记》，连写了5册作文本。

我们的学校，坐落在通州城内西海子东岸，我常到这百亩碧水的柳阴翠堤上玩耍，也曾下水凫来凫去，惹得警察把我脱在岸上的衣裳扔到树梢上。我对西海子的风光景色十分喜爱，因而下笔千言。

我把这篇作文送交戴老师审阅，戴老师读后给我打了满分，从此便允许我自由命题，不必当堂交卷。

当时，学校有一个佳作栏，类似墙报，由一位爱好文学的国文老师主编；每周将各班的优秀作文集中起来评选，入选者重新誊写，画上题图尾花，张贴公布于大墙上。戴老师很爱面子，每次作文都要叮咛我：“刘绍棠，想个好题目，写得好一点儿，争取每周都有咱们班的佳作上墙。”

啊，那时候自己的作文能上佳作栏，比今天获得这个那个大奖和溢美之词的赞誉，更令人感到喜悦和激动。

不久，通州潞河中学的三位学生创办油印杂志《益智》周刊，读者主要是城内各小学的高年级学生，每期发行数百份。《益智》周刊选登我的作文，后来又连载我的模仿刘大白先生的《三儿苦学记》的小说《飘零》。

戴老师感到脸上光彩，却又声严色厉地对我说：“刘绍棠，别光顾了在《益智》周刊上出风头，还得把课堂上的作文写好！”

戴老师喜欢打人，我不敢在课堂作文上偷工减料。

然而，我还是挨了打。

那时，除了两周一次作文以外，每天还要写一则日记，算是课外作业。戴老师新婚，常回北京家中与丈夫团聚。我是班长，她便委我以代阅的重任。我觉得有机可乘，便从中捣鬼，不但自己不写，还免除了一些要好同学的“劳务”。不料，有一天戴老师忽然检查我的作业本，发现我一连数日都未写一字，气得当众对我进行严惩，以杉木板子的窄面打我的手心，格外疼痛。

我常常偷偷到通州万寿宫大街听评书，渐渐的听书不过瘾便买武侠小说来读。

戴老师是严禁学生阅读武侠小说的。我不但违禁偷阅，而且暗中写起武侠小说来。我给全班同学都分配了角色，有的是侠客义士，有的是绿林响马，每人又都有一个江湖绰号，逐日编写一个故事，同学们争相传看。

一天，已经放学两个小时，就要净校关门了，我们的教室仍然笑语声喧，走读的同学不想离校回家。

戴老师赶来，发觉我在撰写武侠小说以飨读者，将我大加申斥：“没有出息，不学好，写这样的东西！”没收了我的作品，严令不得重犯。

12岁我高小毕业，考入北京市立男二中，从此与戴老师一别5年，再也没有见过面。我曾向一些过去的老师和同学打听她的消息，没有人知道她的下落。如果我的记忆无误，她已经年逾古稀了。

对于我的习作，戴老师并没有给予多少直接帮助，但是她能对我实行创作民主，在我产生不良倾向时又能及时予以规整，使我没有走入歧途，是应该感念不忘的。

童年，说不完的故事……

